

國史

十二

内閣文庫	
番號	和 32923
冊數	26 (12)
函號	150 23

内閣文庫	
一五〇函	三二九二三
六架	二六三
	冊號類

0 1 2 3 4 5 6 7 8 9 10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圖心

最山伊達傳第十一

卷三十六

最山上義光斯波家兼後也家兼長子直盛延文中為鎮守府將軍治于奧之大崎次子兼賴為陸奥出羽

按察使治于羽之最上而圖從南朝者二子死子孫

失職隸三州于鎌倉秀吉入奥滅大崎直盛後遂絕

兼賴之後義光併奇縣也最上氏後強其姊之夫居

白鳥惡從義光 佯病將死欲托孤于姊之夫

信之未視其病義光刺殺之盡滅其家是時尾若定

大將軍威震天下義光遣使者賀駿馬神祖詔尾若

曰最上者斯波兼賴後若賢國大善遇之以屬東方

小田原之役使人迎諸佐川誥秀吉如前義光曰公
之義沒世不忘使次子家親從九戶軍于神祖遂留
事左右是時秀吉養子秀次過山形義光奉其女為
小妻迨秀次見誅盡戮妻妾二十餘人義光以女故
待罪于邸久之廼解是以慚愧怨秀吉伏見地震諸
侯咸詣秀吉義光特詣神祖曰人心不可測因此作
變或有之君請勿出持兵侍便坐達旦而去會津侯
聞神祖欲伐之使未合從少子義忠勸義光應之
義光不可功甦延越前謀佯許之緩其師神祖乃令
義光部秋田南部津輕角館六鄉及本堂茂親赤尾

升二郎瀧沢刑部打越光隆仁賀保舉誠岩尾右兵
十一將攻米澤其衆集山形聞三成反神祖南還咸
解散去義光不能割初義光適子曰修理大夫義康
次曰家親仕神祖次曰清水義成次曰上山兵部次
曰大山内膳次曰楯岡甲斐最小子曰山野邊義忠
三成知義光陰忍嗜殺欲亂山形厚結寵臣原八左
里見權兵使言曰世子見公老而不傳位大望曰公
欲立家親而取內府予不能事之自剄而從父之心
公知之耶義光怒立誅義康驗之得以不能事父為
憂之事乃繫二子于獄搜其室有秀賴書許義成與

羽之半賜二子圖義康義光乃誅義成及原里見從
是兄弟國人下昵義光三然三成決骨追諸將解
歸欲出兵于越美之間親當三成大臣固爭為不可
又神祖以越三族屬于義光令會津兵南出襲燒米
澤義光乃止不行會津族慙為義光所欺遣兵伐山
形仙臺救之与壁于長谷堂之下未大戰聞三成敗
而去義光追擊敗之乘勢取庄内天下已定以户次
六鄉本堂等前不告義光解歸從之常州以三將之
地及江州刀石与義光為六十万石明年率兵收會
津部所屬屬須田會津盡平慶長十六年從神祖如

京十八年城皇宮還有病自以為不起趣朝二都待
之甚篤歸歲餘卒家親之始仕也神祖曰大國公子
也元服為駿河守愛之等諸子琉球使者至使家親
行奏者事於是代父為山形族至攻阪谷為留守比
上還未曾出城元和三年俄病卒子義俊幼代三圍
執彦郎盡出其人八年家監松根備前詣關告先族
家親如弟相固甲斐食肉而死臣等馳至即已燒其
死臣意家親無病至大故臣盡為親近之臣視所病
而解臣氏之惑而遽燔其死歷所以致死原因臣聞
其死時在側女使女使曰斑黑真不可言臣以是知

其中毒而臣力不能得賊義俊立六年山野邊義忠
以孝父之尊專斷于國大臣鮭延越前等弱義俊圖
廢之而立義忠兵義俊處累卵之危而臣力不能除
害願上誅姦臣以安最上氏唯上哀察焉上下吏治
女辭不甚堅備前坐攝偽詐欲陷害人執遷柳川上
憂山形不和遣江都尹守利田威會群臣于邸諭以
上之命一心輔主鮭延越前曰義俊愚不任君國臣
等請免義俊立義忠從君為輕社稷為重之義守利
田威作也曰義俊君也義忠臣也上命群臣一心輔
主君等不從明命圖棄君佐臣逆無道義忠越前謝

曰臣等不達此然後如備前者獲安上書臣等逃死
無處何遣圖國請從是去兵守利等乃訪衆以死
奉君然義忠越前竟不肯留事君守利等還報上曰
臣不畏君無令衆國不可為廢義俊食大森万石
俟長議封義忠越前等大臣分處諸侯之國於是山
形國除義俊長無成立之志不得復封成病卒久之
上不命嗣家監恐最上氏絕請是之半立其孤上許
之今茲寬永八年也上後赦義忠還自園山仕水戶
威公卒欲死送喪我公不許與其子義春万石世
為水戶卿

伊達政宗藤魚名族也文治中有侍中朝宗者食邑
千伊達因為氏子孫亦散下熾至鎌倉衰年大崎最
上會津共為強國橫行奧羽之間父輝宗尤善使衆
舉未澤之兵南侵會津二本松城主畠山義繼詐降
輝宗、悅留之飲酒酣起為壽挾輝宗出左右持
兵從之恐傷其君不敢擊行數十里見政宗獵于野
輝宗呼曰莫使我受辱于賊乎賊死我無恨政宗乃
砲射義繼輝宗亦中之死政宗乃進兵圍二本松是
時芳名盛重佐行義宣弟也不信芳名氏之曰臣而
委政于常人將士怨怒不能拒政宗二本松竟敗政

宗又誘猪苗代威國自猪苗代直突會津威重不知
所為從二騎奔于常盡降會津二十一城使、結好
小田原今年秀吉攻小田原政宗道越後造秀吉之
軍初秀吉平九州下令奧羽勿擅攻擊迨取會津令
之與隣國解怨朝京師神祖又召之不可於是秀吉
責以不用命滅會津政宗負磔具詣軍門膝行而前
曰二本松臣不戴天之讎也威重每助二本松伐臣
、是以入會津威重不能守亡歸其兄滅會津非臣
之罪從是最上大崎相馬嫉臣之功欲破臣是以不
得往朝臣有大罪不敢逃誅唯公命之秀吉適命小

臣事顧政宗笑曰若醜已報於若足兵早歸米澤勿
得罪天下使吏趣政宗歸秀吉平小田原遂欲攻政
宗宗至那須獻會津地圖秀吉驅入會津與會津
蒲生氏卿大崎木村重滋以驟貴失民之和相聚
作敵大者數千人小者數百人日夜剽掠無止氏卿
興兵救之政宗插病不進氏卿以為政宗通使于賊
使以者長政責狀政宗乃以伊達成實質于氏卿秀
吉誅重滋以政宗神祖乃為言得事解賜羽柴氏拜
侍從越前守九戶又攻拔岩崎佐沼秀吉以為岩手
沃敷經兵最廬舍燒林木伐民人殘使神祖從政宗

使掃原康政以政宗如京師

于岩手澤食五十萬石以米沃與氏卿名古屋之役
江戸兵與加兵爭水氏卿幸長秀元如神祖所政宗
為平之加賀德山則秀馳見神祖事解政宗渡海攻
晋州敵自間道攻淺野父子政宗伐大敗之有司曰
政宗事秀次甚密出則連騎居則共食重受金帛之
賜疑知其謀又有上變告反者秀吉笑曰秀次我子
也事之固當政宗義光人多疾之故被告不治政宗
乃以子秀宗仕秀賴秀吉薨大老奉行以政宗許婚
忠輝欲誅定約者今井宗薰神祖聞之曰我必為之
報其仇有司乃止會津事起令政宗自信夫進政宗

曰會津年歲也疆壤界請先歸備之神祖黎視笑曰
子非備人者欲侵人之地耳政宗曰不因此時一縣
不可得歸至仙臺知白石城主甘糟清長如會津葬
妻襲取之久伐福島戰于松川之上會使者至收兵
不戰既救山形移兵攻福島逢景勝而還明年攻福
島涉逢隈而又明年城仙臺居焉初神祖許增地
至誅三成封之播不受南部民作亂利直疑政宗助
賊請使者巡軍政宗不知潛遣白石宗玄有此二事
仍与前所攻得白石不增封政宗遺書秀康曰病創
不能手書遇諸塗自馬上揖之曰未愈秀康曰是人

見大閤：惡其變詐以杖擬其首是人陽懼恐羞
事之終克移大閤之意今後欲以割媚于上：豈不
知哉慶長十一年遊其第与龍崎德祖亦遊其第以
築天主賜松平氏仍城皇宮与高田秀賴欲觀政宗
之意使其所善阪史和久宗友語曰子有寵為我明
言我無罪政宗辭不能告吏捕之于道甲寅至阪軍
罷諸將留徒役平城隍政宗特身躬督役待德祖去
明年擊大破阪之兵進圍阪將森勝永大野治房于
譽田大野治長渡辺紀真田幸村等潰圍拔二將政
宗將景綱追敗幸村等斬首万餘級政宗在軍斬過

陳者登首級曾使人盜刈屋瓦馬刈屋瓦謀報之適
政宗未計事族粹牽者頭取其馬政宗默然還聞神
祖病疾馳如駿府神祖悅從是築正東門及櫻田石
壁浚隍池再從朝京師自參議拜中納言賜江州五
千石後朝江都逢太宗使鷹于野左右無人為不見
行朝見已畢請問曰人主不可不自重田野之氓安
知玉體率然有侵凌何面目復臨朝廷是年政宗病
上再往見竟不起長子秀宗以曾事阪不立。次子
侍從忠宗、弟宗勝為一閥族好詭秘之計惡居
人下厚善侍中久世廣之為子宗考娶大老女曰、

候望權貴之門明曆災忠宗^宗比兵出川下住備非常可治
元年如國被雷擊卒孫綱宗三綱宗無行從奴雷神
荒治如北里嘗爭路為人所困二奴力鬪免之市中
或燂湯使洗足午之辰而行視之十金香木也贖奴
金之重与奴身等而奴不肯從近綱宗左手繞髮右
手拔刀斬其腰漸之二奴亦多陷害人宗勝於是欲
廢族而代之原田直則世秉國政利宗勝之賂与謀
傾族益薦無賴子弟道其嗜慾傾府庫供給可治三
年命浚神田川七月宗勝直則告仙其臺朝廷以族之
不道諷使傳國于世子不從國危片倉景長投書于

地曰使公如此是誰之為伊達宗重曰譬如長流不
可及願勿復言諸大夫年共立二歲兒名綱基為仙
臺侯從綱宗于岳川邸上乃令宗勝與田村宗良視
國事宗良綱宗弟封岩治奉田村氏之祀悞不能耕
獨任宗勝於是易置左右近侍稍除不附已者始置
監察以重臣所為不得有所私議里見七左非之遺
書論其不可適里見死不許置後白川主殿娶伊達
宗雪妹生子而死其子又号曰主殿松前重光以勇
而可任事宗雪深以幼侯為憂奉妹為保母舉重光
置左右宗勝欲祛二人募死士刺宗雪不克欲惡諸

大夫取宗雪也與式部宗雪不爭寬文十一年宗勝
舍人得罪恐誅盜宗勝與直利陰謀之書奔仙臺諸
大夫欲上書言之宗雪曰大吏多助宗勝謝而不克
無繼者宗雪老兵死固不足惜請光試之懷書如江
都執政聽其獄弊罪直利出出罵宗雪老不死妄
言國事斬殺宗雪陽承奉柴田朝意蜂屋六左進欲
入前處江都尹守政執槍鍛殺直利和政事重矩親
午朝意等藥燔守部死於是因宗勝于土佐宗考于
小倉滅原田氏盡誅其黨命柳川侯宇和侯視仙臺
國事憲宗時以水沢封身村和後村和從者齊親衛

即陷溝詣細基求其村和死細基廢村和斬從者二人謝之初細基悅浮屠餓牛之言廢田獵縱有罪政不舉夫人父稻葉正則憂之因幸臣見僧大寶細基愛之甚於餓牛慘刻好殺伐嘗一日殺二千餘頭鹿宗雪子宗重白逐大宝黜見之者人以族為常元祿十六年族老立公族吉村是時國大虞事必仰賈豎而後成待賈豎如賓客大射獵飽其意吉村擧石川理兵于府吏委之國計理兵位賈豎責曰我將償罔有德色何恙能奉賈豎之季年債盡君有餘穀然不能終從其策至嗣疾時欲大糶米人或止之曰

仙甘室以米為富盡糶之如何族不可其年穀不登仰穀于遠方理兵之所積皆盡德宗時吉村老子宗村立宗村前尚紀伊主仙甘室爵位等薩列族不敢望初政宗廣地至三春田村麻呂後有大膳大夫清頭者納女生忠宗清頭無子立從子宗頭秀吉入奥州以三春屬會津田村氏絕嗣忠宗立其母對之常泣細基立群臣言之叔父宗良為田村氏封岩泚族年宗勝同決國事時郎中多恠宗勝以下者之言掘地於便坐下得偶人及祝書曰某願殺族立白川主殿宗勝曰是保母欲為此代以其子重光黨保母同

祝讀于君宗良曰不然某保母為此當祈名神孰埋
便坐卜速其禍一也二人匿名一人著名二也異姓
不得立雖見女子知之三也以宗良觀之有設此事
証保母者卜者宜知使人執卜者直則止之曰卜者
雖早隸祠曹不可擅抽又重光斬姦人于床下保母
發魚中置毒宗勝立軒侍醫不問誰教之宗良見此
敬事捕病不出既宗勝執于土佐朝廷責宗良身監
國事和宗勝有邪謀不正之使至大姦停朝待罪後
從族一闕子建顯憲宗時以好學給事于中歲餘遷
奏者使收津山建顯卒族人誠顯立誠顯卒立字和

族村昭弟村顯

字和族秀宗自少仕阪浮田秀家以秀宗父政宗首
伐會津執秀宗欲戮之會秀家等破歸仙臺然恐
人之疑之不嗣神祖賜之田寅從父在軍中封宗和
嶋十町在明年如字和島鎮四州慶安中病久不朝
知上欲起石城將致徒役上以前數助興作不受請
歸國養病以無例又不許遂乞骸骨立孫宗利割吉
田三万石封次子宗純
父愛之驕蹇不悅事兄
之子自附仙臺族與之弟境界有根族居間和解然
不肯往見宗利明曆災命造內城無子讓仙臺族繼

基弟宗實、增賦後為十石興作文廟宗實卒
子村昭立村昭卒子村侯立村侯好學快澗与仙臺
侯享嫡庶之礼

吉田侯宗純子曰宗義卒族人村豐立見今為侯
史臣曰最上仙臺留首之仇也然當合軍長谷堂戮
力却大敵者以有層齒之形也予聞政宗怨其留義
光欲易已子母弟丑郎而殺丑郎二侯之行概此類
也自父子昆弟君臣上下知權不知義宜乎後世有
篡奪之禍其存之身不有幸不幸乎時

京極細川傳第十二 卷三十七

京極高次者佐々木成頼後也氏信者居京極号为
京極氏於是佐々木氏之別尤多為天下疆族高詮
者於足利氏時与山名一色赤松為四職貴顯久之
六角氏威京極氏衰六角氏者佐々木氏之宗也高
次父長門守高吉為其將淺井久政所削弱僅保妻
子于一城之中尾君亡久政秀吉以為非京極氏無
靖國人尾君從之復高吉二子高次高知封高次八
幡山三万石後以黨明智光秀奪邑從秀吉居秀吉
取其姊為妾有寵以澱夫人妹妻高次慶長初封大

高次母本亦澱夫人也

津六万石拜参議諸侯無敢与抗礼秀吉薨多圖神
祖者事日以急高次欲迎神祖共守大津神祖不適
至代會津過見諸宿將曰多賢大夫雖有变我不憂
子兵石田三成自沃山入大阪作乱求質子于高次
不得欲殺高次大谷吉继曰為少主起兵而誅其親
衆恐不從名朽木元綱曰参議貴戚也不出質子示
諸侯當事之急臣等不能事参議高次聞之曰三成
僥倖少主以圖竊權事濟之日非豊臣氏之福且内
府厚于我不可背也我必死諸宿將謀曰諸侯咸從
我衆不足當之公之死固無益内府不若先与之而

後謀旋夫人在縱令怒我又不容公子強遣忠高三
成悅造大津安粮寺经世曰此乱三成本謀也今幸
未此插而誅之諸侯自定是安天下之功在我公可
世一時不可失也諸校尉或不可而止於是吉继等
推高次為將出于敦賀欲平越前聞兵至岐阜引軍
如大垣高次以為神祖至歸大津塞逢阪毛利元康
攻之柳川侯自三井寺臨射樓堞盡碎元康使高野
僧興山出高次亦會旋夫人使至高次度不可待許
夫人使是日三成敗高次慙如高野神祖曰参議要
三万兵不得至關原是其功過于三万兵封為若狹

侯慶長十四年高次卒子忠高二十九年攻阪神祖
欲毀外城居淀夫人于江都而罷兵阪為將士請地
神祖不聽台忠高母常高指示地道日不久城壞煩
夫人救我孫為我見秀賴罷兵常高乃見澱夫人不
可神祖曰大閤薨執我手託孤是以妻孫而視猶子
夫人強亦行遂城若遷天下之兵可罷將士一無所
問使阿茶与共往議猶與未決會片相且元知秀賴
詣廟及淀夫人之寢以砲射之侍者廿六人立死夫
人大恐集諸將謀之後藤政次曰織田君之部竹牌
日前至今不聞却之夫將有戴心而外無援雖金湯
不足恃也鉛鏃有數積聚終罄未觀其利上春秋方
高一且捐館舍諸侯必携刃於時舉兵若可濟兵罷兵
便真田幸村曰諸將不足共謀資糧雖置非歲月所
能須今幸天下之兵攻之三月不克士卒疲勞而糧
食不繼必有內叛者是兵家用勝之時也可勝之機
而不能決可乘之時而不能待苟罷兵而圖安目前
一旦衆散漏本鄉土雖後舉事孰為効死本多正純
遺治長益書曰舅甥相仇非國所願今日之事約
定而和不成用事者竊意二君非二君之福也治長
益是以然政次之言夫人亦曰妾不憚遠出秀賴

不欲曰政次之策者且元之所建也公等何非且元
而是政次事之至此復無可為者涕泣下不止治
長等伏不能言然夫人幼秀賴不用其言許毀城而
和明年軍盡罷將士相聚復欲為亂或謀襲京師攝
河饑民將相食淀夫人使常高等駿府請糴神祖以
共至名護屋台之詔曰淀夫人日夜望君等歸宜先
適近京師相驚以叛兵不至京師其事不可知至京
師又見常高等曰橫河散亡粗盡其居者亦咸不能
自存當今之務在散兵招農而招亡命糜所之之粟
起城郭使垂死之民天下且懼且疑上書請代者日

十數我莫若之何為叛計從郡山而安天下之心就
積粟而救百姓之急我將復城輯民而後復其舊常
高等屢往反而叛竟不聽忠高知攻入備前島阪
亡寬永中與忠高敦督及千金拜右少將于京師堀
尾氏絕移封雲隱二十四万石明年与石州銀山居
二年卒忠高有孽子卑不子之無嗣朝廷立弟高和
為之後封館野六万石執政直孝曰鳥居氏京極氏
共以守城之功封二十四万石鳥居氏絕命其後三
万石今封高和六万石恐内諸侯因此缺望知政事
忠勝曰不然高次名家也先朝時亨六万石若封若

從雲以勳親故也元忠之邑三万石至不忠政增封
剪草墾土自增其賦開國既異爵位亦卑不比京極
氏遠甚內諸族以此不缺望高和後從允龜卒子高
豐憲宗時將高田族往松山高豐卒子高或立高或
以墾田万石封弟高澄數作役佐縣官子高定德宗
時築荒川星川之隈通荒川古道求奏者不得
田邊族高和者高次弟也秀吉時同兄為族封高遠
三万石偶妻父毛利秀頼無男子臨終乞与邑高知
秀吉許之因食飯田八万石拜侍從賜羽柴氏慶長
五年自小山還拔收早擊大谷吉舖于關原有告兄

高次為敵所窘者馳至高濱會城已簡望其烟而止
神祖誅三成封高和為田邊族甲寅為軍鋒出和州
明年自牧方攻阪斬首三百後為子高廣求諸大夫
上曰彼雖請之拜之必恨拜為侍從元和末高和卒
高廣立移宮津以田邊与弟高三峯山与高通承應
中高廣失明致仕居京師子高國代立高國節儉礼
士盡改父之法至國益富以為天下無已若老臣無
敢復言輕批政侮鄰國踈親姻内外怨誹大傳正之
知高三子高直与之爭地欲平之執政直孝曰高國
懷不從君之言正之曰不從我与君遣一騎將伐之

高國聞之乃平奉其父足養從者其餘雖求之不遺
高廣惡高國矜私智不聞諫者之言不義亡道與書
言之高國不一報又無後高廣憂怒為病忽不知
所為寬文六年上書曰臣高國動作不軌好逞私忿
不孝于親不愛于弟絕宗族不通專聚財財不知愧
惡厚飲若百姓以法籍沒富賈城中積布帛金粟特
發賞婦人女子舊臣遺老見其饑寒不救軍國械用
雖朽蠹不造臣身書數不一報甚無道上以為高國
無道高廣不慈廢高國從南部高廣從小濱高賴從
上野高賴高國子也時奏者尾崎族使收宮津家丞
不肯去曰寡君無命衆曰家丞君在不諫今要其下
使死我安能戰或曰棄城廢命拒使危君不若出城
救君之難自殺行己之義衆從之適高廣書至乃止
高廣死上還高賴江都高賴不欲仕如鎌倉憲宗時
為大行人

田邊族高三至孫高威嚴宗賜二千金從豐國既病
讓弟高位：生高榮：生高寬：德宗時卒
以幼國除賜弟高永字長甫万石石
初朽木宣繼娶高知之妹生高通高知未生子乞養
之迨生高廣等分万石封為峯山族曾孫高之德宗

時卒以內藤或信子高長為後

細川忠興者嗣細川輝經父藤孝亦養岸曲細川元常蓋大將軍義晴子云生聰敏多智為侍從兵部大輔大將軍義輝為松永久秀所弑藤孝竊其弟義昭如越知越不足用適見尾君說使迎義昭尾君竟納義昭于室町立為大將軍然義昭見尾君日恣不能如初復怒藤孝言直不之見藤孝子忠興元事尾前有軍功於是藤孝恐見誅亡歸尾君攻淀有功食邑長岡南定紀州從秀吉如中國尾君封之田邊謂忠興曰我意以此封子是時忠興之寵過于其父忠

興妻者明智光秀女也光秀弑尾君也謂妻逆家子出之攻光秀所置丹波二城從秀吉誅光秀吉復謂忠興復明智氏小牧之戰藤孝已先忠興蒲生氏鄉守二重墮軍罷參兵隨之忠興殿而擊却參兵後伐相攻入外城既壞相封忠興會津、、若寒之鄉臣父老且病恐不能堪然為天下擇臣、不敢辭若賞微功臣請勿從秀吉聽之既伐朝鮮賜羽柴氏左少將秀吉薨三成長威謀曰內府且相受遺命輔少主天下之事皆決平我輩共命不遑不及預事二公若有譽可得志也佯為不相善使長威事利家、、將

享神祖長威尼之曰亞相不可量又謂利家內府信
流言稱病不未不可無悔請之必許因又陰以苦言
止其行利家大怒欲歸加州忠興之子忠隆利長之
塔也聞之諫曰公以遺命輔少子一旦挾私憤廢公
義猶何面目南面稱孤哉利家乃止三成已不得事
神祖欲附利家傾神祖忠興又諫而曰公何見事之
晚此輩非為公也惟非公無抗內府者故因公謀內
府事濟權歸于彼而公無益矣不濟禍歸于公而彼
無与焉假去內府公百歲之後臣必見嗣侯受劊于
彼輩為前田氏計不若固交內府而塞姦邪之路也

彼亦与孰謀前田氏利家乃蹶然強病如伏見忠興
及加藤清正淺野幸長徒行夾輿神祖亦如阪報利
家前是利長惑于三成之言使忠興解怨与之交善
忠興詳許之長東正家曰內府兵不過二千禁之必
勝告忠興曰不然君見其利不見其難我發火
箭敵發內府背即決死孰當之者久間見神祖曰將
軍何不早從亞相之計近仇讎而遠腹心緩急無所
便神祖曰善從向嶋大老列侯相率賀遷天下愈畏
其威初秀吉誅秀次吏得忠興其金事其有券者概
得罪神祖為忠興償之焚其券忠興泣曰公活我肉

我何時能謝但公踈我可以有報是以大老奉行之
謀皆得聞至与利家平徐々知而惡之是時三成差
次朝鮮功罪小西行长寺澤廣高誣清正長政勝茂
高敬逗撓成怒曰是三成所為也上書申明蔚山之
捷清正幸長功第一監軍七人其五人歸功于秀家
行长高敬重信二人爭之不得清正等言三成罪監
軍又不得清正長政幸長正則嘉嘉明至鎮忠興相集
欲伐三成請之神祖止之曰三成無反叛之罪以私
怨誅之何以觀天下三成望神祖助七族亡如阪七
族亦如阪告利家會其卒三成後歸身神祖

七族曰三成尊貴輕視人今為公等走遷害甚於公
等定矣公等不宜殺尊貴之臣而快私忿公等不釋
我身三成同死七族默退然未肯解散神祖迎使中
老免三成奉行歸國三成歸國恐途中有變使秀康
送之至大津而又於是遣忠興等歸國休息奉行長
威諸忠興助利長又又利家前欲取淀夫人以假父
奪將軍之柄神祖見其起第極威而信之忠興聞之
如伏見明利長實不及其父亦無背公之意應長立
年聞忠興貪与杆築六万石三成黨益謹忠興之東
子忠隆為藤孝老居田邊天下之事不可測不欲行

藤孝強遣而其婦不從姑之死忠興益怒不見忠隆
是時圍田邊者二万人天子和藤孝善歌悉得古人
之秘畏其死無傳徵藤孝至關三成是以不能殺之
而田邊為賊有忠興羞焉至清洲諸將謀所代忠興
曰攻岐阜致大垣兵諸將從之敗大垣兵拔岐阜忠
興又敗薩兵于洲股從敗三成關原降龜山取福智
山殺小野木公賴以攻田邊困藤孝者也三成誅以
前後功封豊前三十一年石於是三忠利為嗣逐二
子忠隆有闕二子後為阪將被捕殺十一年藤孝卒
明年忠興自左中將拜參議從三位十九年忠利城

江都還至駿府聞有阪兵見請從軍後如江都上後
命忠興加藤忠廣田中忠政待薩兵過而後出兵三
年是以前不逮事元和元年如二條神祖曰我謂參議
先至果然以衆未至居藤堂高席之陣高虎少退忠
興自衛擊克之忠興受道學于藤蕭蕭善歌習熟武藝
諸猿舞歌謠茶具刀劍之類有鑒識達其妙業之者
咸取法五年致仕忠利立寬永二年從朝京師拜左
少將偶國蝗出書画珍寶賣于京師代稻麥蕎麥親
賦諸民京兆半異之令商賈乘急賤取有罪因以得
自救天下号为善憂民太宗為太子時用度常儉忠

利外弟齋藤利宗潛言忠利奉金錢前後無算至肥
後侯忠廣有罪思忠利曰有德于己于東宮從肥後
食五十五万石遂留其衆養之以八代奉其父國雖
大貪過于前然其父恨忠利以貨得大國無所發憤
以法多所誅殺十三年部松平忠英森長緇有馬直
純立花宗茂立花種長木下延俊稻葉一通稻葉紀
通城江都耶蘇起忠利父子在江都志水伯耆出兵
川尻賊魁益田時貞毋居宇土賊欲奪之乃從因熊
本賊亦欲取川尻米時伯耆未出使歛獵戶銃百銃
間有索臨水時貞望見以為衆至引兵逃忠利子曰

光利至自江都入天草進圍石明年正月忠利至謂
光利曰我撫衆素薄衆不以為恨趨死如婦我老矣
悔之靡及子為我禮之補我之過至佐賀兵攻門忠
利從海上出賊之後賊棄門去明日入子城放火獲
時貞首上使。者未勞光利時發兵万人舟四百艘
逐蠻人光利三年卒子綱利幼阿侯代決國之事
分弟利重田為諸侯明曆災綱利郎幾焚綱利不救
出兵西城下備非常已建石城自銅門至蓮池綱利
初學北條氏兵法留意政事稍惑嬖臣之言恣酒色
將吏之俸盡取以供其費邸中有菜色相長圖直之

至江都爭之甚疾不得已黜廢臣一聽直之、死
益縱不如國十二年傾府庫賄有司以護其短造北
元建憲陵章宗時乞骸骨三從子宣紀、賢好學
德宗時卒子宗孝明不慧人或欲立其弟重賢不能
宗孝立年統前侯平釋國初時之恨延享四年入質
中秋無故為板倉勝立穉見殺上殺勝立穉立弟重賢
宇土侯立孝者忠利弟也忠利從肥後割地侯之其
孫有孝憲宗時給事于中有孝曾孫興周見今為侯
利重立為疾卒子利昌自幼見父用財無度厚歛富
國又著于父室永中為上除海道破石利昌節衣食

欲復其費歎曰我以是死然不能自止卒子利恭立
德宗時其承奉上書謝國之事上聽之不問
茂木侯興元者忠興弟也初為峯山城主常為軍鋒
有功迨徙豐前怨忠興不善遇之亡奔筑前忠興求
之不與潛資送京後筑前將後藤政次奔於豐前忠
興怒筑前匿興元留不肯行筑前欲攻豐前神祖止
之命出政次忠興乃竊逸政次從是二家交相惡興
元因京北來見上、以其勇堪戰鬥置左右封為
茂木侯從園大阪明年佐酒井忠行將其父所部右
近左衆之大捷以功益六千石興元曾孫興英為長

門守子肥後平与禪侯結婚筑前使人告絶茂木曰
我祖以君之祖之辱于敬也得罪肥後失我大臣今
君改事肥後申以婚姻無一介曾命我是君棄我祖
也我不得事君興英無子請大納言姉小路公量子
興誠為嗣先卒興誠子興席代立興席卒子興晴立
史臣曰高次執心不渝惜哉從安琅之計平定之功
歸于一人忠廣父子責善共踏不祥忠興好事勇於
義於親之道有所不盡忠利愛士恤民國之益咸
有故夫興英之不知祖先事有國有家者宜鑒諸

伊藤有馬宗松浦大村立嶋傳第十三 卷三十八

飯肥侯伊藤祐共者藤氏也維職者以為伊豆押領

使稱曰伊藤源賴朝時伊藤祐時神日州地頭徙家

焉其後足利氏賜大和守祐亮領薩日隅之衆特嶋

津遊谷不与焉從是与嶋津氏日尋于弋爭霸三州

雖兵寡不為所弱至父義祐奢侈不恤軍國事為嶋

津所攻走京師祐共從秀吉敗明智光秀食邑飯田

從入九州豐後大友義鎮為義祐嗣六兵伐薩不克遂往降以祐共為飯肥侯書封

其故地朝鮮之役斬觀察使歸報會津之役病不能

從居飯肥聞三成乱遺書黑田長政并伊直政待所

令神祖乃命伐薩祐共子祐慶雖弱善戰年黑田孝
高平園村取宮崎園佐土原引兵深入所逢使擊碎
拔薩一也神祖誅三成赦嶋津義弘高橋元種命祐
共還所取之地祐共意不應還及者地詐之不聽志
死神祖賜祐慶書褒其功甲寅攻阪乙卯不及戰祐
慶子祐久耶蘇時与松平重直戊辰草与重直及寺
沢堅高薩人造耶蘇籍伊藤厚善待散令不納賄避
事雖米鹽必循祖先法德宗時飯肥彦名祐之

有馬晴信世居有馬天正中為龍造寺隆信所攻幾
亡度北方莫能共患使人干薩乃出兵伐殺隆信

秀吉入九州晴信降三成時作檄呼晴信會大村喜
前悔還与詔然之引兵而歸是時病目不能出使子
直純從熊本彦攻宇土後与長崎尹合兵燒蛮船本
多正純与力國本大八潛結晴信學耶蘇欺晴信曰
貨執政若所欲可得晴信之傾家聽大八而蠻物
應其須大八乃与書曰佐賀彦前与賊若近有功不
賞上欲割佐賀与若既命有司前是所請咸不得迄
得此事大過所望与正純相聞正純恠之向上徵晴
信至則具具得其實繫大八于獄大八發晴信陰事以
希免罪日晴信舍人為蛮被奪貨至燒蛮船欲取貨

水中見長崎尹使崑崙奴汲水取以歸官謀賊尹大
小具告下司農長安駿府尹光正雜治得奉耶蕪事
囚于都雷賜死是時直純為迂父居駿神祖奪堀忠
俊室妻焉給事于中以故不坐父之辜封有馬四万
石直純如有馬知學耶蕪者多恐久之乱作思欲有
所易召僧幡隨化境內明年徙封延國從阪之軍又
明年發兵戍天草耶蕪起上以直純長于原城從統
督信綱攻賊力戰有功憲宗時直純孫永純有寵比
內諸侯而民苦其政相聚不受政令上徙永純居川
殺寵臣義長五歲餘徙封九國卒子壽純立壽純卒

子孝純立

對馬侯義智平氏知威後也平氏之知威子從大宰
少戴蓋其家長為右馬介生子四郎始為宗氏寬元

未盡滅阿比留氏有對馬應永十六年明成祖永樂十七年

宗負義擊却朝鮮冠嘉吉三年用英宗正統八年負義子自盛遣舟五十艘
于朝鮮交易從是朝鮮年與米豆二万石無對馬符者逐出之永正七年大
將軍義幸使宗義盛子盛弘代朝鮮軍敗死之後盛弘弟盛長與朝鮮平義智

盡翫秀吉入九州遣對馬人播康廣徵聘朝鮮

見其書捕天下歸我握中辭以海風波不肯遣使秀

吉疑康廣告國陰事誅之復遣義智及弟柳川調信

僧玄蕪朝鮮王見我智責曰日本納我罪人取我竹

島所請不可得也我智乃令調信捕朝鮮人亡在對

馬者十餘人與朝鮮。殺之令食知黃元吉從義智未聘大閣悅又以娶小西氏益貴威拜侍從對馬守賜羽柴氏義智和秀吉欲伐朝鮮往說王松王通日本于明朝朝鮮免兵王不信秀吉迺大舉伐朝鮮久之將和行長白遣還所虜二王子于義智共以明朝鮮使未秀吉怒二王子不親未卻朝鮮使又益發兵伐朝鮮至薨乃罷三成亂義智年諸侯至赤間關而還知三成惑天下也神祖誅三成行長白義智曰朝鮮舊屬國也自大閣暴之絕不來子其風王使貢土物王不可則告于我每年秋熟時遣兵取禾我不損

一兵一石朝鮮為墟與其墟之不若全之是在子也我亦不責臣禮朝鮮久若明成兵聞義智之言悅使其臣孫文夷僧松雲未聘上乃命義智置吏于釜山浦以立山徒為宗氏草文書于田代義智遣舟于艘文易甲寅帥兵從板以調信為有勞与之田代於是朝鮮復通大阪平之年義智卒子義成立初朝鮮為與大將軍平不肯聽義智乃改曰日本國王慶長十三年復書稱日本國某元和三年僧崇傳草復書調信子調興曰日者朝鮮見復書不稱王曰日本未一宜稱王宗傳曰古時夷高麗不賜書今稱王通書朝鮮外國皆輕日本知政事

正純利勝京兆尹勝重奉行重信等曰崇傳議是上
復出問朝者列侯高亮執政直孝列侯忠政等曰正
純等議是調興言不從與使者至對馬見僧元芳語
朝廷故潛改復書為日本國王寬永十二年義成與
調興有訟調興元芳以偽作復書罪至死然朝鮮不
知本朝之事必通書于王不稱王和壞調興元芳知
事發當誅偽作復書為國不為身故死徙北海之上
於是命于朝鮮使者議稱大君殿下復書如故本朝
復書始達朝鮮執政直孝等賀曰朝鮮以陪臣所以
事天子事本朝臣等敢賀初副官調信亟如王城詔

王曰我為朝鮮安於州主王以為然年三貨之如貨
義智至調興敗義成併副官受職之所當得而私之
田代沒入于官又請以年所得公木之半三百同易
米足十二斗救其饑大抵州所用皆仰朝鮮隨事大
小為豐約明曆三年義成卒子義真立以公木苦惡
受職橘成般適朝鮮為加百同後義真遜位子義倫
三二年卒弟義方立義真復典朝鮮事八年文宗立
盡改禮儀義方左右使者通旨復與田代使比十萬
石侯賜持長刀德宗三年卒弟義誠立義誠卒子義
如幼不能臨外國三年弟方愨為侯歲餘府城燔賜

米可名致仕立義如：卒六弟義蕃國益貧乞貸于
上要以朝鮮事

松浦鎮信左大臣源融後也自融玄孫久居松浦秀
吉入九州鎮信父肥前守隆信起松浦壹政兵衛扼
海路毋何鎮信代父為侯望小西行長次朝鮮之功
不平以行長字耶蕪畫索逐出耶蕪三成亂与大村
侯等至赤間關知三成行長挾詐偽令眾引兵而還
久之子隆信代為肥前守改壹政守甲寅上憂耶蕪
知鎮信雅素惡之遣隆信長崎道聞其父死還松浦
葬訖如長崎逐出耶蕪毀其室適會阪之事起率軍

會之未至軍罷明年又至安藝而罷隆信以為松浦
遠難會事請上從江都明曆庚辰隆信子篤信六鄉政
勝為上作粥給被災民憲宗時為奉朝請給事于中
元祿初乞骸骨立不棟、与弟昌万在視內諸侯棟
又給事于中遷謁者兼祠曹甲午免棟孫有信昌孫
隣今並為侯

大村喜前藤純女後也純女以友誅永延中赦其孫
直純居大村子孫居有馬者為有馬氏居大村者為
大村氏自元亨後大村氏佐王師終始不變節至南
朝絕純前者始事足利氏純前無子遜位于有馬義

純弟純忠元龜中開長崎与蛮夷互市久之秀吉怒
 長崎多耶蘇削長崎三成作乱使人召純忠子喜前
 外松浦侯對馬侯立島侯四侯共會赤間關喜前曰
 大閤薨令内府代治天下幼主十立歲而後歸政今
 三成背遺命黜内府背大閤之約鎮信等然之引兵
 而歸神祖乃賜喜前書美其守節喜前乃遣兵從加
 藤清正攻八代後朝廷命大村立嶋備蛮夷之變耶
 蘇乱喜前孫純信歸國備外寇蠻船至以兵三千如
 崎港純信無子以司農伊丹勝長子為嗣名純長
 以好學名捕殺耶蘇九十餘人純長後三世曰純

保字子紹

立島純玄逸見有義後也感義者以居字久為字久

氏擊朝鮮大和守純玄有功定食立島万二千石為

氏子威利從甲寅之軍今侯威永其七世孫也

史臣曰伊藤氏逼大國而不削弱雖曰象德維賢抑

亦岌岌乎宗義智等用大村侯之言而永亨其福不

可謂少不若老矣

此項就忠元龜中開長崎等事...
 長崎等事...
 此項就忠元龜中開長崎等事...
 長崎等事...
 此項就忠元龜中開長崎等事...
 長崎等事...

秋田南部津輕相馬戸澤六郷岩城松前傳第十四

卷三十九

秋田實季安倍真任後也有兼季應永中乘亂據秋

田鎌倉不能治兼季後曰安東愛季生實季代會津

至山形聞三成及而還神祖以秋田津輕去會津遠

台使詣軍盜起不能適獨津輕兵數百人從神祖曰

信臣守城四隣援之盜賊何為今重遣使立至然我

不欲与不信之人俱不復遣使最上侯誣實季通使

三成欲滅秋田而有之上乃与廷臣議知政事忠隣

白實季取由利自然古敗小野寺細隆弟成在關原

當織豐之方城辱遣使督愛季

之戰之前若与三成豈攻其黨實季不反神祖然之
從食完戶五万石除秋田十^{實可}八万石不從津輕以少
遣兵也後遣國人笠間成焉甲寅行從軍明年斬首
四十級今年称病歸國剃髮不請于朝立子俊季為
侯以為嗣子時邑事上盡私賦粟俊季乃假貸致役
光陵及它徵令寬永七年有司言實季所為不道從
諸朝熊以後季供散令無之不坐實季竟死朝熊後
季後從三春益五万石卒于大阪成府子盛季嚴宗
初成駿府捕得反者正雪威季復卒于大阪子輝季
憲宗初成高田還命視内諸侯初阪之戰丹波荒木

高乘欲立功封故邑從實季戰死實季妻其孤生高
宅為卿至貴居高宅子曰高村任俠欲勝人章宗命
侯造吉田橋高村知吏貪不肯受功數毀數作吏恐
失期陰見高村勿復毀其使氣如此迨侯之子就季
卒立高村子賴季高村不得已許之猶曰我異姓也
已侯卒賴季立諸大夫害高村譜諸前夫人囚諸其
家又捕荒木氏之奴殺之奴妻亡往江都具告國陰
事下吏治之令前夫人勿干政与高村宅地豐衣食
終身賴季逼養母不察邪謀執所生父停朝久之乃
赦享保十九年事也賴季孫定季今侯也

南部彦利直甲人小笠原光行後也光行從源賴朝
平興封耨矢南部者光行曰者所食邑名也洛人買
鷹南部見利直父信直曰豐公如神今在小田原君
何不遣使自結豐公欲竟平興無可主者其勢必親
先至者信直以為然使人從買鷹者如小田原曰臣
族政實以九戶叛為信以津輕叛臣未能削賊足利
松王據黑川臣未能擒臣是以不得詣軍門執役惟
明公暴露已久兵臣甚恐秀吉果大悅見使者曰善
守我平小田原便往小田原平信直見秀吉于那須
秀吉乃遣兵破降九戶而省津輕詔在其傳明年政

實又反神祖与秀次至磐手遣將攻殺政實松王九
戶復為南部慶長丑年利直已為彦至山形欲伐會
津已解去討岩崎白石賊破之歲餘乃平利直治郎
江都德祖遊焉甲寅城高田遂長驅如阪神祖賞之
賜二虎以衆未至居後軍、散毀茨木明年獻馬助
軍尋率兵如阪會阪已破寬永中利直卒子重直立
朝江都病道留月餘未白其故上怒久乃解後紅夷
至南部盡捕獲嚴宗時重直卒上立其弟重信為後
割八戶封季弟直房憲宗時重信墾田登賦神所割
之數重信老子行信立行信卒子信恩立信恩卒弟

利幹立利幹德宗時卒立兒子信視

八戶侯直房立四年卒子直政著文林集憲宗時給
事于中遷侍中一年免卒立兒子通信卒子廣

信立

津輕為信南部疏屬云或曰文治中贈金者攝次後
也或曰藤姓大政大臣尚通曾孫也傳曰南部侯信
直令為信与波圖某守津輕為信見伊達南部構兵
連年相伐逐波圖背南部是時近衛公居津輕悅為
信善事之以女妻之為通使于秀吉復厚事神祖以
為援信直怒將攻會秀吉圍小田原為信兼行至小

田原因神祖見秀吉後信直見秀吉明言始終請誅
為信然秀吉方賞先至者不聽信直立津輕慶長立
年還自山形遣兵詣軍後為信卒長子以事秀賴下
立二小子信教、娶近衛前久女為夫人早卒伯
耆侯夫人者德祖從弟而所名養也侯卒寡居使信
教尚焉賜極輿馬之飾憲宗時信教孫信政娶增山
氏生二子信壽資德鳥山侯以資德者夫人之外甥
請為嗣而侯實有子上聞奪津輕邸停朝三歲出信
政卒信壽立德宗時老今侯信著者信壽孫也
相馬威胤千葉常胤後也常胤与次子師常相馬使

也焉其後世有功受與行方盛胤高祖重胤時失相
馬唯有行方父讚岐守顯胤与伊達晴宗相拒死陣
中秀吉盧小田原彈正大弼盛胤子義胤往見秀吉
午也江州秀吉薨知天下歸心神祖遣義胤朝江户
會津之役間通便會津受令不敢前會三成又召之

使守宇都宮不至神祖誅三成奪盛胤也初政宗不

胤待罪江都上憐後之也歲餘盛胤卒義胤三甲寅

城高田使子利胤如大阪明年亦如之最上滅率兵

收酒田大宝寺二城利胤子曰義胤与王父同名以

父死代王父為侯初盛胤亦与王父同名義胤無子

以土屋忠直子忠胤為後忠胤子昌胤以叔父教直
為和政事命比内諸侯給事于中遷侍中免修護國
寺昌胤老三佐行義處子叙胤九年老昌胤子尊
胤尊胤復命比内諸侯德宗時使修輪王寺

户澤政威親王平尾輪後也以居與户澤氏焉中世

以未事秋田小野寺氏食角館四万石政威父威安

方秀吉攻北条氏往見之死于小田原遺命弟光威

視軍政既秀吉怒小野寺綱隆不來滅小野寺氏後

其將户澤六郷本堂仁賀保赤尾打越岩屋指國等

是後光盛如名古屋道死政威幼未許立之神祖為

得遇白河殿相與胤將圍殺之水谷三郎兵衛曰胤可謂窮伐之不為信竟之不為成且也去其境三里疾馳可
速日而假館于我無謀能如此哉我胤曰善分兵行衛胤道以從者於與政宗言之迫盛胤与義
未釋前憾謝曰臣厚懷君之惠然不可以我私結好于祖先之仇甲寅

言威安有誠節乃得襲封會津之役至山形欲攻米
澤聞神祖南還而去三成死助山形取庄內還收劔
小邑有之佐竹氏移煉田以角館与佐竹氏從政盛
于常松岡甲寅守小田原乙卯守江都最上滅自松
岡從新庄子正職官崇時列內諸侯致仕無子三公
族政庸

六鄉政壽二階堂行宗後也世居六鄉服事小野寺
氏之秀吉復政壽也會津之役至山形欲
攻米澤小野寺綱隆舉兵應會津圍六鄉四十餘日
三成敗乃去神祖賞其功從食常府万石氏江戶崎

後從攻阪山形國除与政壽本庄二万石憲宗時其
曾孫政晴給事于中

岩城氏鎮守府將軍平繁威後也自繁威孫則道居
岩城秀吉圍小田原岩城常隆請軍見秀吉歸至鎮
倉死佐竹義重以岩城氏絕嗣令叔子貞隆承常隆
後如附庸屬佐竹氏從秋田貞隆從龜田食
二万石除岩城十二万石從再攻阪後貞隆卒弟宣
隆立宣隆曾孫秀隆事德宗三年卒以仙臺侯吉村
弟清隆為嗣

松前侯慶寅者若狹武田氏也信廣者避仇之松前

偶會蝦夷為寇諸將嬰城自守莫敢擊信廣以為易
與如上國城言其說蛎崎氏少年之兵使擊夷大利
蛎崎為有能妻女為家督若狹守至慶寅四世民夷
懾服慶寅父若狹守李廣時賈人至者甚多置吏固
約束莫專交通于夷又賈酋長莫作亂秀吉入會津
賜慶寅豐臣氏拜民部大輔使率夷攻九戶夷以毒
淬矢血縷乃死城中大驚朝鮮之役如名古屋賜誅
容齋不請是時奧人徙松前者益多遂居松前神祖
時賜與羽北邊衆傳役夫元和中賜慶寅孫公廣採
金干山公廣子氏廣嚴宗時卒子高廣幼酋長雀置

胤屢殺捕鷹者及商賈使人往責不受舉兵攻使者
松前相佐藤信綱年七十餘熟于事報上以夷故且
言高廣幼不能將得氏廣弟親衛泰廣者大服民夷
上乃使將三千人往泰廣曰南地兵不習險阻恐難
用以臣觀之松前兵而足兵若不足調與羽兵上許
之是時信綱兵千餘人于前所遣使者若居久之知
夷不和出戰走之會泰廣至追至毛利志通降夷甚
多夷亦苦雀置胤之暴益離叛信綱去志比沙利十
餘里壁于魚尾使人志比沙利說降雀置胤
以泰廣兵衆獻重宝降于軍門信綱受其半還其半

使未取伏兵斬之崔宣胤已死部分盡誅其黨自事
起至成功不損一人信獨之力也泰廣盟諸夷于余
醫地歸報高廣乃禁賣兵器与夷高廣子矩廣德宗
時卒無子立族人邦廣

史臣曰南部津輕相馬爵在小國之列而土疆至廣
自天正之年至關原之戰自右掾國縣邑者亡者半
存者半而保墳墓者亦不能半也南部存于賈人之
說秋田衰于不出軍魯堯之言夫可忽哉相馬津輕
之不遷徙由國家之不暇也夫猶天正之伊達慶長
之嶋津與蝦夷之衰松前小國能削之



